

369401  
奔流文藝叢刊第五輯

沸

奔流文藝叢刊社出版

野馬之屬

趁機而起

顛蹶叫囂

天地爲窄

燒水人微笑着

拿過了勺子



惜別

荒烟刻

奔流文藝叢刊第五輯「沸」目錄

小說

上進

聞歌(三十頁)

二等兵

柳青(四十六頁)

天下第一樂事

臧克家(九十二頁)

論文

民族的健康與文學的病態

佐思(一二一)

論潘苔萊耶夫的作品

蘇聯·戈白作 金人譯(三十三頁)

報告

禁地

碧野(五十九頁)

內地文藝界的動態

東方明(八十五頁)

## 短 文

永久的人性和小老婆

鐵 夫(四一四)

排斥「異端」

李 昂(二四二七)

光明人物與光明尾巴

章 菁(六八二)

釋磨鍊

畢 罕(六二六)

「交響」記後

克 奎(二八二九)

## 詩

老黃河

郭 野(四四四)

## 劇 本

聖母像前

梅明珂(三〇一六七)

## 民族的健康與文學的病態

佐思

前些天的申報上，有丁福保先生演講的衛生長壽術：

『精神安定，足以養身，凡事須要知足，切勿自尋煩惱，待人接物，一以心平氣和為主。宗教一項，雖有不同，如我國佛教慈悲，亦足以修身養性。』

據說，強國有賴於健身，大家照這樣實行，不健康的民族也可以變成健康的民族了。丁先生

還說：『飯米須吃糙米』，『珍珠米滋養最豐富，能代替白米，更有益於人生。』

不用說，吃珍珠米，當然可以長壽，可是吃得起糙米的中國人又有多少呢？有個朋友告訴

我，漢口的小工只有青草吃。沒有飯吃的問題恐怕比吃白米生脚氣病的問題更嚴重吧。中國民族的病是不在每個國民的肉身上而在整個民族的社會上。就比如說知足吧，你知足別人不知足，你退一步，別人進兩步，一直弄到連知足都不能知足了怎麼辦呢？

只看清兵屠揚州，許多漢人何嘗不願獻金寶，作奴隸，即使比牛馬還下賤的待遇也肯忍受，總算十分『心平氣和』，沒有『自尋煩惱』了，可是結果怎麼樣？清兵還是不住的殺，並沒有因為別人知足也就跟着知足了。即令人能從刀縫裏逃出來，知足的活下去，活到一百歲，一千歲，

仍舊『輕健如四十左右』，又有什麼用？頂多只能找到薩爾蒂可夫所寫非常聰明的鱸魚作知己，互相發生一種感嘆：『感謝上帝，我還活着！』而已。要人注意健康原來很好，以為一提倡衛生，國就得救，別的可以不聞不問那就不對，因為民族的病症不是醫藥所能救治的。

有位精神病學家曾用醫學的眼光研究阿Q正傳，他說，阿Q的一舉一動都是神經病的表現，並說，中國有這種神經病的人還很多，幾乎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健康的阿Q精神也許實在是一種廣義的神經病的表現吧。不過，要醫阿Q的病，先得剷除造成阿Q病症的環境。這點，恐怕精神病學家也不能反對。如果光是醫學就可以救治民族的病痛，魯迅先生也不會放棄學醫而從事文藝活動了。

但是有人舉出魯迅的話來證明文藝不能醫治民族的病症，他們說，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裏，不也這樣承認：

『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砲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作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

他們以為這是魯迅先生的矛盾。從事文藝運動的人都說文藝無用，不是很可笑的麼？實際上，魯迅先生在這裏正說明了文藝的功用。大家知道：文藝是社會心理的反映，文藝的功用也只能作到改造社會心理為止。所以魯迅先生說：『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

軍閥是革命家。」如果把文藝和生活的關係看作簡單的，直接的，那麼誠如恩格斯所譏笑：「比解一次方程式還容易吧！」

這一點，有些人不是不明白，他們知道：

『生活孕育藝術，而藝術推進生活；兩者是這樣的聯系着。……從現代生活的表現而產生現代的藝術，再用現代的藝術來提高現代的生活。』（丁三：『現代生活與現代藝術』。）

可是他們對於文藝却要加以無理的限制，以為『今日的藝術當盡全部精力於歌頌，』（丁三：同上）不應寫『自己的病痛』，『甚至寫不相識者任何同胞的病痛』（勞用：『不需要病態文學』）。凡是暴露黑暗面的作品，他們一概抹殺，稱之為病態文學。

即使要暴露，也只能暴露：『……侵略者……全能國家……強權……的殘酷。』（丁三：同上）

難道我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面就不能暴露麼？丁三先生不是口口聲聲說：『藝術是生活的表現』嗎？大概丁先生以為我們的生活裏面本來就沒有黑暗面這種成份，所以根本用不到暴露。最近不是有人正在用歷史來辯解我們民族的『英勇』和『進步』麼；『中國民族不失為優秀的民族，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些證例可援，』（黎錦明：『南廬雜感』）而且，還有人說：『我們民族本來是豪放的，剛強的。你看我們民族中主要的漢族罷：它崛起西北，轟轟烈烈地征服了四鄰各種族；五千年來不斷地吸收外族而使他們同化於自己，難道這不是至大至剛的民族嗎？』（朱維

之：中國民族是消極的嗎？

中國民族自然有英勇和進步的成份，可是同時，也有卑陋和退步的成份。只看岳飛，文天祥等人物，難道就看不見秦檜，張邦昌這等人物了麼？不錯，抗戰證明了中國的新生，在抗戰中產生了許多莊嚴的工作者，可是在抗戰中也產生了許多無恥的敗類，就以同一抗戰陣營來說，不是有『差半車麥稻』這種人物，而同時也有『華威先生』這種人物麼？隱藏在抗戰陣營裏，不是有更多吃磨擦飯，發國難財，借刀殺人，偷天換日的傢伙麼？他們的手段更毒辣，他們的用心更陰險。難怪有人說，華威比起這些嘴臉，不過小巫之於大巫而已。張伯苓先生要我們用望遠鏡來看中國的一切事，但是對於這種人，我們必須用顯微鏡把他們放大，我們的文藝也必須把他們表現出來。民族自尊心不可無，不過，阿Q似的自大狂却不可有。我們應該有自力更生的信心，我們更應該有暴露自己缺點的勇氣。我們相信，黎朱二先生不是有意反對暴露黑暗面的文學作品，可是他們把民族當作抽象的東西，忘了其中的不同的成份，却無形中助長了某些自稱『抗建文學家』的陰謀。

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思想統治了幾百年的歷史。我們活在孤島上，遠離了祖國的一切都成了夢幻般的美麗，沒有缺欠，沒有醜惡。人大概常常只記着眼前的黑暗，忘了遠處的黑暗。民族，國家對於我們是多麼誘惑的字眼！勞用先生恰好一把抓住了要害，義正詞嚴的說：

『……病態文學，小之有害於個人的健康，大之有害於民族的健康，平常本來不需要它，現在阻礙抗建，莫此爲甚，誰還需要它！』（不需要病態文學。）

其實，正相反，這裏說的健康的民族，實際是不健康的，這裏說的病態文學，實際是不病態的。也許勞用先生不是存心欺騙，而是在講老實話。不過因爲立場不同，觀點也就兩樣了：他所說的民族，並不包括大多數的老百姓，只能代表他自己的一集團，他所說的『有利於抗建』或『有害於抗建』，也只是從他們一集團的利益出發，不是從大眾的利益出發。因爲大眾的『爭取解放』，不但不要作異族的奴隸，而且也不要作同族人的奴隸，不但要掙脫異族的三鍊腳鐐，而且也要掙脫同族人的手鐐腳鐐。所以一面暴露異族的殘酷，一面暴露自己陣營中的黑暗，正是中國老百姓的普遍的要求。

我們在過去的歷史上常常看到統治者總要借助老百姓的力量來抵抗異族的侵入，但他們對於老百姓的剝奪，並不比異族遜色，就在異族壓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他們也攔不住『設教坊』，『倡女樂』。這種昏天黑地的荒淫佚樂，還只是他們的黑暗生活的一片斷，別的更不必說了。原來他們借民衆力量抵抗異族，不過是要爭得長久的主子地位而已。自然，某些『抗建文學家』還不至昏庸到這種地步，然而他們借民族的大招牌作幌子，謀自己一羣人的利益，却是和上述的統治者一樣的。否則他們看到了真正對於抗戰有利的作品，決不會嚇得這樣心驚肉跳的：

『……我們真有些着急，恐慌，不但說幾聲可惜而已！』

可惜些什麼？恐慌些什麼？着急的又是什麼呢？他們最怕的原來是：暴露黑暗面的作品，竟在很少數自命爲正經的文學中，佔了不少的成份。但是大眾並不怕這種作品，他們歡迎這種作品，他們只可惜這種作品過分稀少，以至許多鬼魂的嘴臉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

可是，不能不注意，他們所謂『病態文學』是把『表現個人的或同胞的病痛』的文章和專講風花雪月的文章硬拉在一起。這種故意混淆，真是好沒來由！不過這種混淆却盡了烟幕的作用，爲的是可以使你無隙可乘。風花雪月的文章誰還贊成？你反對風花雪月就會不自覺的反對風花雪月的兄弟：表現『個人的或同胞的病痛』的文章。這種設心不能說不巧妙了。實際上他們對風花雪月的態度怎樣呢？我看到了幾種表面相反，實際上却是一致的意見：

第一種是贊成風花雪月的：

『各人有各人的悲劇，各人有各人應付這悲劇的方法。那末談到這個，我說「吟花弄月」便是方法，因爲它能美化生活的悲劇——也可說「防止」悲劇的發生。』

美化生活的悲劇，自然是不願意看到黑暗面的暴露。不過這種大胆的告白，太笨拙了，未免掃興，而且不能完成自己的陰謀。所以另一種意見不得不出來補充，這種意見是根本反對風花雪月的，但是反對的理由却和我們不同：

『無病的呻吟固然不對，有病的呻吟也是一樣地不應當。永不呻吟底才是最有勇氣底。』

這話多少帶着鼓勵和恫嚇兩種性質，倒有些像我的第一個師友中的龍師父對要受戒的三師兄講話的口吻：『拼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他所怕的不是無病呻吟，倒是有病呻吟，假設大家呻吟慣了，風花雪月都呻吟完了，眼光四處一溜，萬一找到什麼有病呻吟的東西，豈不場台！所以爲安全計，還是永不呻吟最好。至於所謂『抗建文學家』們大概也是贊成這種意見的。

但是，說他們真正反對風花雪月，那就錯了。不信，在同一刊物上就有他們所反對的『念舊，懷古，悼亡，憶友，……』這一類無病呻吟的文章。

該怨恨自己命運不佳，你，

本來是爹媽心頭的小花，那時候，

溫暖，飽滿，一天到晚只是耍；

直到××們衝進了村莊，

子彈打死你的爸爸，

火把燒燬了老家，

你，才跟着媽，

兩個人，流落天涯！（兩人：賣孩子的。）

另外還有篇小說，寫一個從北方逃到上海的小孩，這回是母親死了，『跟着爸』，『流落天涯』，不用說，故鄉一切都好，外鄉一切都壞，失業，病痛，使得父子兩人越發『懷念北方的家鄉』：

『怎麼？咱們的家……』

『咱們家的栗子多呢！良鄉是咱們的家。良鄉的栗子最有名。』

『我們為什麼不回咱們老家去喲？爸爸，咱歡喜吃栗子。』

爸爸的眼睛有點潮濕了。

『上海！有什麼玩兒！』小順兒嘟起嘴，『咱們的老家那才好玩兒呢。走出屋子，就是

一大片場地。那大院子有兩棵大梨樹！又甜又鮮！紅柏樹紅得像血，我們家的山前山後不都

是嗎？』（丁諦：栗子。）

這一類作品有念舊，有懷古，有悼亡，有憶友……難道還不是新風花雪月的模範作麼？可是編者的編後告訴我們：

『「栗子」應該有它積極的意義，非懷鄉病者可比，諸君以為如何？』

大概編者所謂『積極的意義』，就是指作者把家鄉淪陷前後的生活作了個對比的緣故吧！不過，我們要講一句掃興的話，這種作品才是病態文學。

描寫家鄉的可愛和抒吐懷鄉的痛苦，本來沒有什麼應不應該，問題在於，看你怎樣描寫？怎樣抒吐？鐵流中的農民對於故鄉的懷念是多麼真實，魯迅對於故鄉的描繪是多麼可愛！然而他們並沒有把『生活的悲劇美化』，他們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作品。可是故意把生活的悲劇華化的作品，一定不能正確反映現實，一定不能感染讀者，而且也一定是病態的。寶珠子的和栗子這兩篇作品，都把淪陷前的家鄉形容得像天堂一般。其實這種描寫是歪曲現實的，例如主張永不呻吟的人都這樣說：『一說起故鄉，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可戀可愛的，恐怕世間也少有這樣的人。他也不會不喜歡那隻扒滿蠅蚋的獾狗，或是隔鄰二孀子愛說人閑話的那張嘴，或是住在別處的地主派來收利息的管家吧。』有意把悲劇的生活美化和歪曲現實的作品不是病態文學還是什麼？

一說起故鄉，什麼都好的人，雖然很少，但還是有的。這種人必須具備兩種條件才有資格：有錢有閑，至少也起碼不是被壓迫者才成。勞苦大眾的故鄉，在淪陷前和淪陷後雖也有區別，但只是程度的差異而已。所以編者說，栗子非一般『懷鄉病』的作品可比，就是這個道理。因為這種人懷鄉，一輩子不會懷出毛病，只有懷出好處來：可以證明過去的生活多麼合理，以及連過去

的生活都不滿意的人，是怎樣的不應該。

我們看看他們過去的生活是個什麼樣子：

我有着良田美地

我有着高堂大廈

（慧君：出錢歌。）

有着『良田美地』，『高堂大廈』的人，自然沒有什麼不滿，他們所担心的只怕『防不了強盜的打劫』，『冤家的兵刃』。一旦強盜被趕跑了，冤家被打倒了，他們仍舊回到『良田美地』，住在『高堂大廈』裏面，過着天堂一般的生活。你要請他們稍為改一改生活的方式怎麼成呢？要知道他們的一切努力正爲了維護這種生活。所以，他們一面痛恨替強盜冤家張目的『渣滓文學』，一面也痛恨企圖改變過去『天堂』生活的暴露文學。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的人是十分苦痛的。但是這個矛盾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却很危險，因爲人總不能永遠在矛盾中討生活，有些卑鄙的人往往在兩條路中選擇了最無恥的路：投降冤家強盜，作他們的鷹犬來剝削老百姓，歷史上有許多帝王就抱着寧贈外邦不與家奴的主張。

可是，我們相信所謂『抗建文學家』決不會卑劣到這種地步。他們會認清歷史的不同，他們

也會看到中國老百姓的進步。同時他們對於抗建的信仰十分堅固，不輕易動搖。不過矛盾決不是他們的出路，如果要永遠維持原狀，那麼他們的前途是可怕的。例如，他們最近的表現，就實在使人捏一把汗。副刊上幾乎每天都有大批小勇士，大吹大擂，認友爲敵，假造通訊，存心誣蔑，簡直與下流的渣滓小報記者差不多。至於堂堂的『抗建文學家』呢？也居然把渣滓文學輕輕放過，專對『正經的文學』開火，無理挑剔，動不動就拿大帽子來制服人，說別人『故意反對抗建，故意作與抗建相反的宣傳！』而所根據的理由只是憑空捏造。

也許這是一種變態心理吧。他們一肚皮的悶氣不敢發在真正的敵人頭上，只好拿自己的人作假想敵來出氣了。張獻忠攻不破城池，往往殺手下人過癮，也正是這種心理。不用說，反映這種心理的文學作品也必定是病態的文學。產生病態文學的民族還能說得上健康嗎？可是我們毫不灰心，暴露黑暗面的文學作品，正是醫治這種病症的一副良藥。

## 新書

新藝社出版 許晴著

『王玉鳳』出版——國幣五角

——係紀皖南事變之獨幕劇

